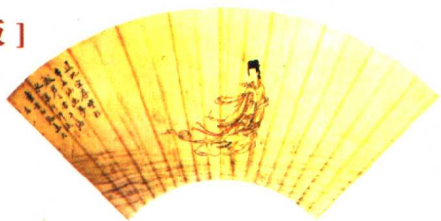




中国传统文化精华

ZHONGGUOCHUANTONGWENHUAJINGHUA

◆ [精美图文版]



诗品

s h i p i n

renjiancihua

人间词话

【清】王国维著
【南朝梁】钟嵘编撰



动天地，感鬼神，莫近于诗

含蓄蕴藉 情趣盎然

丰富人生的经典

不可多得的首选珍品图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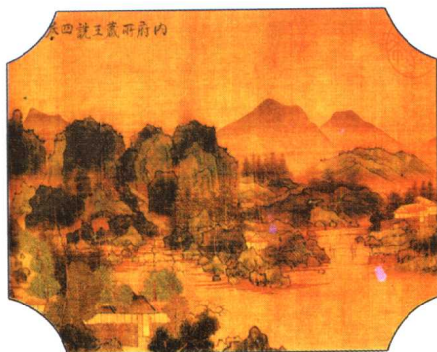
词以境界为最上 有境界，则自成高格，自有名句



哈尔滨出版社



诗品 人间词话



ZHONG GUO CHUAN TONG WEN HUA JING HUA

中国传统文化精华

哈尔滨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诗品 人间词话 / 钟雷 主编. — 哈尔滨: 哈尔滨出版社, 2004.5

(中国传统文化精华)

ISBN 7-80699-225-1

I. ①诗... ②人... II. 钟... III. ①诗话 - 中国 - 南朝时代 - 青少年读物 ②词话(文学) - 中国 - 近代 - 青少年读物 IV. I207.2-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32874 号

主 编: 钟雷
副主编: 韩雪

责任编辑: 姜广宇
封面设计: 稻草人工作室



诗品 人间词话

哈尔滨出版社

哈尔滨市南岗区贵新街 170 号

邮政编码: 150006 电话: 0451-86225161

E-mail: hrbchs@yeah.net

网址: www.hrbchs.com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黑龙江龙科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7 字数 120 千字

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80699-225-1/I·62

定价: 8.8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举报电话: 0451-86225162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 北京岳成律师事务所黑龙江分所

诗

品

诗

品

诗

品

诗品卷上

序

【原文】

气之动物，物之感人。故摇荡性情，形诸舞咏。欲以照烛三才，辉丽方有。灵祇待之以致飨，幽微藉之以昭告。动天地，感鬼神，莫近于诗。

昔《南风》之词，《卿云》之颂，厥义肇矣。夏歌曰：“郁陶乎予心。”楚谣曰：“名余曰正则。”虽诗体未全，然略是五言之滥觞也。

逮汉李陵，始著五言之目矣。“古诗”眇邈，人世难详。推其文体，固是炎汉之制，非衰周之倡也。

自王、扬、枚、马之徒，辞赋竞爽，而吟咏靡闻。从李都尉迄班婕妤，将百年间，有妇人焉，一人而已。诗人之风，顿已缺丧。东京二百载中，唯有班固《咏史》，质木无文。

降及建安，曹公父子，笃好斯文；平原兄弟，郁为文栋，刘楨、王粲，为其羽翼。次有攀龙托凤，自致于属车者，盖将百计。彬彬之盛，大备于时矣。

诗

品

【译文】

气节的变化萌动着万物,万物的盛衰,又触发人的情感,情感的激荡表现为歌舞。照亮天地人三才,辉映宇宙间万物。神灵因它而享用祭品,鬼神借它明白所告。使天地、鬼神感动,没有比诗歌更有效的了。

从前的《南风》词、《卿云》歌,时间太久远了。《夏歌》说:“郁陶乎予心。”《离骚》说:“名余曰正则。”虽然作为五言诗诗体还不完整,但总算是五言诗的开端吧。

到了西汉的李陵,开始有了完整的五言诗体。“古诗”距今遥远,它的作者和写作年代,难以详知。推敲它的文体风格,应当是汉代的作品,不是东周末年的诗歌。

诗

品



自从王褒、扬雄、枚乘和司马相如等人以来，在辞赋创作上争强斗胜，而诗歌写作却从未听说。从李陵到班姬，将近一百年间，女诗人只有班婕妤一个。作诗的风气骤然中断了。东汉二百年中，只有班固一首《咏史》诗，质朴木讷，毫无文采。

到了建安时期，曹操父子，特别爱好文学；曹植兄弟，郁郁然成了文章栋梁，刘桢、王粲，常辅佐在他们的左右。还有攀龙附凤自愿追随他们的诗人，大约将近百人。人才济济，充盈着整个时代。

【原文】

尔后，陵迟衰微，迄于有晋。太康中，三张、二陆、两潘、一左，勃尔复兴，踵武前王，风流未沫，亦文章之中兴也。

永嘉时，贵黄、老，稍尚虚谈，于时篇什，理过其辞，淡乎寡味。爰及江表，微波尚传。孙绰、许询、桓、庾诸公诗，皆平典似《道德论》，建安风力尽矣。

先是郭景纯用隼上之才，变创其体；刘越石仗清刚之气，赞成厥美。然彼众我寡，未能动俗。逮义熙中，谢益寿斐然继作。元嘉中，有谢灵运，才高词盛，富艳难踪，固已含跨刘、郭，凌铄潘、左。故知陈思为建安之杰，公干、仲宣为辅；陆机为太康之英，安仁、景阳为辅；谢客为元嘉之雄，颜延年为辅。斯皆五言之冠冕，文词之命世也。

夫四言，文约易广，取效《风》、《骚》，便可多得。每苦文繁而意少，故世罕习焉。五言居文词之要，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；故云合于流俗。岂不以指事造形，穷情写物，最为详切者耶！

诗

品

故诗有三义焉：一曰兴，二曰比，三曰赋。文已尽而意有余，兴也；因物喻志，比也；直书其事，寓言写物，赋也。弘斯三义，酌而用之，干之以风力，润之以丹采，使味之者无极，闻之者动心，是诗之至也。

【译文】

此后，逐渐衰落，一直到西晋。太康时期，有张载、张协、张亢、陆机、陆云、潘岳、潘尼和左思，猝然兴起，追踪建安，使建安时期的流风余韵延绵不息，也是五言诗的中兴时期。

永嘉时期，以黄、老道家之说为贵，崇尚谈玄，这一时期的诗篇，谈玄说理多而文采韵少，诗歌平淡得毫无滋味。再往后，便到了东晋，前朝的余风尚存。孙绰、许询、桓温、庾蕴等人的诗，都平庸板滞像《道德论》一般，建安风骨已经荡然无存了。

首先，郭景纯以他挺拔出众之诗才，拨乱反正，转变诗体；刘越石依仗清新刚健的诗风推波助澜促成这一善举。但是寡不敌众，没有能够改变一代玄言诗风。到了义熙时代，谢益寿以他文采斐然的作品继绝前响。元嘉时期，谢灵运诗才高妙，创作丰富，他的诗歌富丽华贍，无人与之比肩，的确已经超越刘越石、郭景纯，压倒潘岳、左思。由此可知：曹植是建安时期的豪杰，刘桢、王粲为其左右；陆机为太康时期的英豪，潘岳、张协为其左右；谢灵运是元嘉时期雄杰，颜延年是他的助手。这些诗人都是五言诗的领导人物，以诗歌名高一世的啊！

四言诗，文字简约而含义深广，若能效法《国风》和屈原《离骚》，便可多有所得。然而往往苦于文字繁杂而内容单薄，所以近代以来，很少有人学写四言诗。五言诗是诗歌中最重要的体裁，

是种种诗体中最有滋味的一种；因此说它迎合社会上一般人趣味。在依事造形，穷情写物方面，难道还有比五言诗更加详尽切要的体裁吗？

所以说诗歌的表现手法有三种：第一种叫兴，第二种叫比，第三种叫赋。文章已尽而含义深远，就是兴；借形象描写来寄托思想的，就是比；直接刻画事物，摹写它的情状的，就是赋。发挥这三种表现手法的长处，根据写作意图因地制宜采用三种手法，以风骨为主干，以文采来润饰，使读者趣味无穷，使听众心动神摇，是诗歌的最高境界。



【原文】

若专用比兴，则患在意深，意深则词蹶。若但用赋体，则患在意浮，意浮则文散，嬉成流移。文无止泊，有芜漫之累矣。

若乃春风春鸟，秋月秋蝉，夏云暑雨，冬月祁寒，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。嘉会寄诗以亲，离群托诗以怨。至于楚臣去境，汉妾辞宫，或骨横朔野，或魂逐飞蓬；或负戈外戍，杀气雄边；塞客衣单，孀闺泪尽；又上有解佩出朝，一去忘返；女有扬娥人宠，再眄倾国。凡斯种种，感荡心灵，非陈诗何以展其义，非长歌何以骋其情？故曰：“诗可以群，可以怨。”使穷贱易安，幽居靡闷，莫尚于诗矣。

故词人作者，罔不爱好。今之士俗，斯风炽矣。才能胜衣，甫就小学，必甘心而驰骛焉。于是庸音杂体，人各为容。至使膏腴子弟，耻文不逮，终朝点缀，分夜呻吟。独观谓为警策，众睹终沦平钝。

次有轻薄之徒，笑曹、刘为古拙，谓鲍昭羲皇上人，谢朓今古独步。而师鲍照，终不及“日中市朝满”；学谢朓，劣得“黄鸟度青枝”。徒自弃于高听，无涉于文流矣。

【译文】

如果专门用比和兴两种手法，其弊端在于意思深奥难明，深奥难明则往往文字艰涩。如果一味采用赋体，其弊端在于意思直露浅显，直露浅显则往往文字散漫，油滑浮泛，文章失去控制，这样就显出枝蔓芜杂的毛病来了。

至于春风春鸟，秋月秋蝉，夏云暑雨，隆冬严寒，这四个季节

是会触发诗人情感的。宾主欢宴以诗唱和来表达情谊，离群远去借诗抒情来寄托怨愁。至于屈原被放逐，昭君离开汉宫，还有骨横塞外，魂如转蓬；还有执戟守边，威震关山；游子衾寒，寡妻泪干；还有官吏挂冠隐退，去而不返；美女受宠入宫，因其有倾国倾城之貌。诸如这种种悲欢离合，感动和激荡着诗人的心灵，不陈献上诗歌怎么能展现他们的思想，不高歌怎么能畅达他们的感情？所以孔子说：“诗可以群，可以怨。”使人安贫而乐道，孤寂而不闷，没有比诗更好的了。

所以文人雅士，没有不爱好诗歌的。当今的雅士俗人，作诗之风尤盛。尚在孩提，刚开始启蒙，就跃跃欲试，乐于此道了。于是平庸之作，杂乱无章之体，纷至沓来，相继而出。甚至使得那些



富家子弟，深怕诗写不好，整天修改润色，反复吟诵直至深夜。自己独自观看认为是佳句佳作，在众人看来仍是浅陋之作。

更有一些不知天高地厚之徒，嗤笑曹植、刘桢的诗古朴拙劣，而认为鲍照是诗中伟人，谢朓独绝今古。但他们学鲍照，还赶不上“日中市朝满”这样的诗句；学谢朓，仅得“黄鸟度青枝”那样拙劣的诗句。只好说他们自弃于高明，无缘进入文学家的行列了。

【原文】

观王公搢绅之士，每博论之余，何尝不以诗为口实；随其嗜欲，商榷不同。淄澠并泛，朱紫相夺，喧议党起，准的无依。近彭城刘士章，俊赏之士，疾其淆乱，欲为当世《诗品》，口陈标榜，其文未遂，感而作焉。

昔九品论人，《七略》裁士，校以宾实，诚多未值。至若诗之为技，较尔可知，以类推之，殆均博弈。

方今皇帝，资生知之上才，体沉郁之幽思。文丽日月，赏究天人。昔在贵游，已为称首。况八紘既奄，风靡云蒸。抱玉者联肩，握珠者踵武。固以瞰汉、魏而不顾，吞晋、宋于胸中。

谅非农歌辕议，敢致流别。嵘之今录，庶周旋于闾里，均之于谈笑耳。

【译文】

看那批王公贵族之徒，每每在高谈阔论之余，何尝不把诗歌作为话题；随着各人的兴趣爱好，对诗歌提出种种不同的看法。

一时间,是非难辨,良莠不分,喧嚷争论不休,连裁定的标准都没有。近来,彭城的刘绘,是个优秀的诗歌鉴赏家,他痛感诗坛的混乱,想撰写一部评论当代诗歌的《诗品》,虽然口头上作过一些评论,但终于没成文,我有感于此而作《诗品》一书。

从前有过九品论人的著作,《七略》也裁定过各类作家,核对一下品第和实际情况,实在不太恰当。说到诗歌,它是一种技艺,是好是坏,一经比较便可清楚,打个比喻来说,大致同下围棋相仿。

当今皇上,具有生而知之的第一流才干,能体察深奥幽微的情思。文章如日月,鉴赏力可穷极人道天理。从前已在贵族文学家中居于“竟陵八友”之首。何况现在天下统一,俊才辈出。才思敏捷、文章出众的人一批接着一批地涌现。早已是阔步高视,不把汉、魏放在眼里;气吞山河,视晋、宋如草芥微末。

鉴于上述盛况,确实不是我这不登大雅之堂的评论所敢于将他们入第归品的。我现在的著作,大概只能流传于乡里街巷,等同于谈笑而已。

诗

品

古 诗

【原文】

其体源出于《国风》。陆机所拟十四首。文温以丽，意悲而远。惊心动魄，可谓几乎一字千金！其外“去者日以疏”四十五首，虽多哀怨，颇为总杂。旧疑是建安中曹、王所制。“客从远方来”、“桔柚垂华实”，亦为惊绝矣！人代冥灭，而清音独远，悲夫！



【译文】

古诗之体来源于《诗经·国风》。陆机还曾拟作过十四首。文词温厚而流丽，意境悲切而深远。读来令人惊心动魄，真所谓几乎达到一字千金的程度！此外，还有“去者日以疏”等四十五首，虽然也很哀怨动人，然而内容不免庞杂。从前有人怀疑它是建安时代的曹植、王粲所作。其中“客从远方来”、“桔柚垂华实”两首，也令人拍案叫绝！何人何时所作，已无从考查，而能遗响不绝，可叹啊！

汉都尉李陵诗

【原文】

其源出于《楚辞》。文多凄怆怨者之流。陵，名家子，有殊才，生命不谐，声颓身丧。使陵不遭辛苦，其文亦何能至此！

【译文】

李陵的诗歌渊源于“楚辞”。文章大多属于凄婉、哀伤、忧怨一类风格。李陵是名家子弟，有出众超群的才能，一生命运颇多舛逆，最终身败名裂。倘使李陵不遭受苦难，他的诗歌怎能达到这等高度！

诗

品

汉婕妤班姬诗

【原文】

其源出于李陵。《团扇》短章，辞旨清捷，怨深文绮，得匹妇之致。侏儒一节，可以知其工矣！

【译文】

班婕妤的诗渊源于李陵。《团扇》小诗一首，内容风格清婉便捷，哀怨甚深而文词华美，深得普通女人的情致。虽窥一斑而全豹可知，她的诗是很精巧工整的。

魏陈思王植诗

【原文】

其源出于《国风》。骨气奇高，词采华茂；情兼雅怨，体被文质，粲溢今古，卓尔不群。嗟乎！陈思之于文章也，譬人伦之有周、孔，鳞羽之有龙凤，音乐之有琴笙，女工之有黼黻。俾尔怀铅吮墨者，抱篇章而景慕，映余晖以自烛。故孔氏之门如用诗，则公干升堂，思王入室，景阳、潘、陆，自可坐于廊庑之间矣！

【译文】

曹植的诗渊源于《诗经·国风》。文辞奇绝高超，词藻堂皇富丽；情感兼有雅正、怨诽，而又不过激；在内容和形式上，文质彬